

王孝淵碑銘文再補^{*}

柳 洋、殷璵璠

（廣東）廣州美術學院中國畫學院

摘要

本文依據《漢碑全集》的拓片圖本，主要參考于淼所作釋文，考釋出《王孝淵碑》中「忠」、「閔」、「精」、「強」、「淑」、「懿」等十餘字，將舊釋為「秦」「昌」、「懷」等字改釋為「泰」、「曷」、「惠（德）」等，並將「元紬」讀為「元胄」，使得其中諸如「曷與比功」、「閔惠（德）慷慨」、「忤治崇平」、「參（三）分繼嗣」等句得以文通字順。

關鍵詞：王孝淵碑、釋文、再補

^{*} 本文為廣東省哲學社會科學規劃二〇二一年度一般項目「基於漢字理據的文字訛寫類化現象研究」（編號 GD21CZY03）階段性成果。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Inscription on the Wang Xiaoyuan Tablet

Liu Yang 、 Yin Yu-fan

(Guangdong) Guangzhou Academy of Fine Arts

Abstract

Based on the rubbings of Complete Works of Han Monument, mainly referring to Yu Miao's interpretation, this paper studies and releases more than ten words such as loyalty, cymbals, precision, strength, gentleness and elegance in Wang Xiaoyuan Monument, and changes the old interpretation "Qin", "Chang" and "Huai" to "Ta", "He" and "De" (Virtue). It is pronounced as "Yuan Zhou", which makes the sentences such as "He and Bi Gong", "Hong and Yi (Virtue) Generosity", "Wu Governs the Peace" and "Participating in (3) Dividing Succession" have fluent article and words.

Keyword: Wang Xiaoyuan monument, Interpretation, Supplement

一九六六年四月，四川省郫縣犀浦公社社員在二門橋附近改良土壤工程中發現五座殘墓，其中一座東漢墓葬出土了一塊墓碑及一塊刻有「簿書」的石門。謝雁翔在《四川郫縣犀浦出土的東漢殘碑》（以下稱《殘碑》）一文中公布了墓碑的形制與尺寸，並對墓碑文字作了基本釋讀（《殘碑》67）。¹後高文高成剛將其收錄於《四川歷代碑刻》（以下稱《碑刻》），名為「東漢殘碑（一）」，所錄釋文基本同於謝雁翔，不同之處在於該書將原釋文中「豪傑」更作「毫桀」，「比功」誤為「叱功」，「□惠」誤為「□惠」（《碑刻》13）²。後永田英正《漢代石刻集成（圖版·釋文篇）》（以下稱《集成》）³一書中將此碑名為《王孝淵墓碑》，對前面幾人補充了很多（《集成》70）。徐玉立編《漢碑全集》（以下稱《全集》）⁴中將此碑收錄於內，名為《王孝淵碑》，其釋文未作句讀，然該書中圖版較之前公布的清晰很多，且公布了很多拓片的細節（《全集》2/387）。毛遠明《漢魏六朝碑刻校注》（以下稱《校注》）⁵亦收此碑，名為《王孝淵墓銘》，並對釋文作了相關校讀，然其所錄圖版較為模糊（《校注》1/118）。後呂蒙、袁蘋在毛氏基礎上將篇末之字隸定為「主」，言張伯嚴掌管負責雕刻之義，其說可從。⁶于淼撰《東漢王孝淵碑釋文補釋》（以下稱《補釋》）根據《漢碑全集》公布的拓本並結合漢碑習見四字為句及東、陽二韻叶韻，考釋出很多前賢未釋的文字，其釋文大體可從（詳見下文），文末將「自貴」釋為「□基」不確（《補釋》220）。⁷再後高文又撰文《四川新出土的東漢碑刻考》，所錄釋文基本與《四川歷代碑刻》中相同，僅將「自貴」更為「自責」，不確。⁸

我們結合《漢碑全集》拓本，並參考于淼釋文（《補釋》220），先將碑文按照我們的理解釋寫如下，之後再進一步討論諸家釋文與我們的差異。學識所限，不確之處還望方家指正：

永初二年七月四日丁巳，故縣功曹郡掾、守□孝淵卒。嗚呼，忠／孝之先，元紬（胄）關（關）東。□泰□溢（益），扞撓縱橫。漢徙豪桀，漂

¹ 謝雁翔：《四川郫縣犀浦出土的東漢殘碑》，《文物》1974年第4期。

² 高文、高成剛：《四川歷代碑刻》（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0年），頁13。

³ 永田英正：《漢代石刻集成（圖版·釋文篇）》（東京：同朋舍，1989年），斜線前的數字表冊數，後表頁數。

⁴ 徐玉立：《漢碑全集》（鄭州：河南美術出版社，1989年）。

⁵ 毛遠明：《漢魏六朝碑刻校注（繁體版）》（北京：線裝書局，2008年）。

⁶ 呂蒙、袁蘋：《〈漢魏六朝碑刻校注〉漢碑釋文補正》，《中華文化論壇》2014年第02期。

⁷ 于淼：《東漢王孝淵碑釋文補釋》，《中國文字》新40期。

⁸ 高文：《四川新出土的東漢碑刻考》，《西泠藝叢》2015年第11期。


□□／梁。建宅處業，汶山之陽。崇譽休□，曷與比功？故刊石紀□，
□／惠（德）所行。其辭曰：／

惟王孝淵，嚴聖毅□。閔惠（德）慷慨，□□精強。淑懿深□，禮□／
刪通。清約節儉，進退應容。忤治崇平，世稱其□。□□□／豎，孚演
發矇。孳（慈）幼延衰，□□邑鄉。躬耕殖穀，□□□／重。參（三）
分繼嗣，伯□傳公。營墳造墓，閤踈（疏）幽房。□□□／敞，煒燿丘
荒。傳公素性，協勤慤慤。奉承基業，履跡□□。□／思祖考，鴻羨雍
雍。孟蕩隆崇，正大協同。建石立碑（碑），顯（顯）□□□。／衰示後
世，台台勿忘。子子孫孫，秉承久長。／

永建三年六月始旬丁未造此石碑（碑）。羊（祥）吉萬歲，子孫自貴。工
人張伯嚴主。／⁹

惜王孝淵史籍闕載，對於該墓主的傳世文獻無以參考，只能依據墓碑拓本所載文字對墓主生平事蹟進行研究。下文就我們所作釋文與諸家釋文中不同的地方加以詳細考釋。


一 忠孝之先，元紬（冑）關（關）東

該句首字殘，作「


⁹ 其中「／」如習見拓本釋文中所見，表示書寫至此換行。

端」義（《字典》1142）（以下稱《字典》），¹⁰「胄」在此作「宗族，族源」義（《字典》1230），皆可表氏族起源，在此為同義連用。「元胄」一詞《漢語大詞典》¹¹未收，然見諸北魏墓誌，如《張寧墓誌》：「帝譽之元胄，張衡之後焉。」¹²，「元紬（胄）關（關）東」乃言王孝淵祖先本為關東豪強，後如于淼所言「由關東徙居關中地區的『□梁』，之後又徙居到四川地區的『汶山之陽』真正開始『建宅處業』。」（《補釋》221）同時，由可此碑知《張寧墓誌》中「帝譽之元胄」句當表「元胄帝譽」之義。

二 □泰□溢，扞擗縱橫

該句第二字拓本作「

三 崇譽休□，曷與比功？







該句第五字作「

¹⁰ 毛遠明：《漢魏六朝碑刻異體字典》（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頁1142。



¹¹ 漢語大詞典編輯委員會，漢語大詞典編纂處編纂：《漢語大詞典》（簡稱《大詞典》），下同。

¹² 王連龍主編：《南北朝墓誌集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頁456。




¹³ 該字殘損較重，徐玉立曾認為該字為「慕」（《全集》3／943），不確。毛遠明通過文例指出該字當釋為「泰」（《校注》1／235注27）。

「曷」。此字于森闕釋（《補釋》220）。永田英正、徐玉立皆言此字為「昌」（《集成》70；《全集》2／387），「昌」字漢刻石文字作《陶洛殘碑碑陰》「」（《全集》3／753）《泰山都尉孔宙碑》「」（《全集》3／1011）等，多為左右對稱之形，而此字下部顯較上部向右偏移。且若如言「昌與比功」（《集成》70；《全集》2／387），其中「昌與」文辭乖舛，指義不明。毛遠明言此字為「莫」（《校注》1／118），《說文解字》言「莫」字「日且冥也。從日在艸中。」¹⁴「莫」字作《甘陵相尚博殘碑》「」（《全集》2／472）等，上部所從「艸」及下部所從「艸（隸書寫作『大』形）」皆未見於此字，知毛遠明釋文不可從（《校注》1／118）。依據拓本（《全集》2／390），我們可將此字摹寫為「」。「曷」字作《郎中鄭固碑》「」（《全集》3／879）《高陽令楊著碑》「」（《全集》4／1176），其中《郎中鄭固碑》字形與此字相類，唯末筆向下拖出，知此字當釋為「曷」。對比原碑字形，可知勾勒圖版中下部豎折中折筆後端虛線缺筆。考慮到此碑為墓葬中出土，石面多有水沁殘蝕、剝落導致細線條缺失及泥土填於筆畫中的情況，其缺筆處當為石面剝落導致細線條缺失或泥土填於筆畫中未清理乾淨便捶拓所致。「曷」在此訓為「怎麼」（《字典》315），「曷與比功」為反問句，言其功偉，無以可比，正合上文所言「崇譽休□」，文通字順。

四 惟王孝淵，嚴聖毅□



該句下半句謝雁翔（《殘碑》67）、高文（高成剛）（《碑刻》67）、永田英正（《集成》70）、徐玉立（《全集》2／387）、于森（《補釋》220）皆作「嚴重毅□」，于森言「『嚴重』形容為人嚴肅穩重」（《補釋》221），毛遠明則疑「聖」為「己」疑「性」為「仁」（《校注》1／118）。其中第六字作「」（《全集》2／392），可勾勒為「」，顯不為「己」字，亦知該字不當為「重」字。其字形當為「聖」字，如勾勒圖版所示，上部橫畫中間虛線處缺筆，亦當如上文所言，當為石面剝落導致細線條缺失或泥土填於筆畫中未清理乾淨便捶

¹⁴ 〔漢〕許慎撰，〔宋〕徐鉉校訂：《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卷一下，頁27下欄。

拓所致。「聖」字作《郎中鄭固碑》「」（《全集》3/872）《雁門太守鮮于璜碑》「」（《全集》3/1086）等，細察此字，當與「聖」同，可摹寫為「」。

「嚴」在此訓為「威嚴、嚴肅」（《字典》1033），「聖」則可訓為「聰明睿智」（《字典》793），「嚴聖」在此為稱揚王孝淵品行之言。

五 閔惠（德）慷慨，精強

該句謝雁翔、高文（高成剛）、永田英正、徐玉立、毛遠明、于淼皆作「懷慷慨，。」（《殘碑》67；《碑刻》13；《集成》70；《全集》2/387；《校注》1/118；《補釋》220）其中首字作「」（《全集》2/393），可勾勒為「」，其中虛線部位為拓片缺筆，當釋為「閔」，可假借為「宏」，¹⁵訓為「大」，¹⁶可摹寫為「」。漢代刻石文字雖未見此字形，然傳世文獻有見，如《史記·孟子荀卿列傳》：「其語閔大不經，必先驗小物。」¹⁷司馬相如《上林賦》「布濩閔澤。」¹⁸等。第二字作「」（《全集》2/393），諸家皆釋為「懷」（《殘碑》67；《碑刻》13；《集成》70；《校注》1/118；《全集》2/387；《補釋》220），然「懷」字見有兩種字形，一種從「心」，作《甘陵相尚博殘碑》「」（《全集》2/472）等；一種不從「心」，作《北海相景君碑》「」（《全集》2/500）等，皆與此形顯不同，可知釋「懷」不確。細察該字，當可勾勒為「」，其上部所從「直」中「目」形自左上至右下及「直」右下的右側（虛線內所示）為石面脫落所致石花，可隸定為「惠」。「德」字見有書作「惠」之例，如《祀三公山碑》「」（《全集》1/299）《鄭固墓碑》「」（《全集》3/877）等，《說文解字》言「惠」為「外得於人，內得於己。從直從心。」¹⁹可知此字當摹寫為「」，釋「德」無誤，在此當訓為「恩惠」（《字典》154）。「閔惠（德）慷慨」在此言王孝淵為官福澤於民。類似之語亦見《巴郡太守樊敏碑》：「欲救民，德彌大兮。」（《校注》2/82）其中「德彌


¹⁵ 參見高亨纂著，董治安整理：《古字通假會典》（濟南：齊魯書社，1989年），頁30。

¹⁶ [清]張玉書等編：《康熙字典》（上海：上海書店，1985年影印本），頁305。


¹⁷ [漢]司馬遷：《史記·孟子荀卿列傳》（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頁2344。

¹⁸ 陳振鵬、章培恆：《古文鑒賞辭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4年），頁250。

¹⁹ [漢]許慎撰，[宋]徐鉉校訂：《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卷十下，頁217上欄。


大兮」正如此碑所言「閔惠（德）」。第七字作「

六 淑懿深／刪通


該句諸家皆作闕釋處理(《殘碑》67；《碑刻》13；《集成》70；《校注》1/118；《全集》2/387；《補釋》220)。首字作「

²⁰ 我們在梳理兩漢刻石文字中「懿」字寫法發現，其右上多省作「欠」形，此拓本右上作「次」，與兩漢時「懿」字習見書寫習慣不合，疑為成都地區所見書寫習慣，下文詳細說明。

²¹ 林澧：《說厚》，《簡帛》第五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頁104-106。

右上似為「次」形，作「


七 忤治崇平，世稱其□。

該句謝雁翔、高文（高成剛）、于淼皆作闕釋處理（《殘碑》67；《碑刻》13；《補釋》220），永田英正、徐玉立皆釋為「□□□□、稱其□□。」（《集成》70；《全集》2／387），毛遠明釋為「□□□福，莫□□□。」（《校注》1／118）對於該句句讀，諸家之說皆不可從（《殘碑》67；《碑刻》13；《集成》70；《校注》1／118；《全集》2／387；《補釋》220）。首字《漢碑全集》作「

²² 趙超、趙久湘：《成都新出漢碑兩種釋讀》，《文物》2012年第9期。

²³ 《郭有道碑》有次寫法蒙審稿專家指出，在此表示謝意。


²⁴ 〔南朝宋〕范曄撰，〔唐〕李賢等注：《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5年），卷八十上《傅毅傳》，頁2611。

「


















²⁵ [漢] 蔡邕：《蔡中郎集》，《四部叢刊初編》（九八）（北京：商務印書館，1989年影印本），頁20。

²⁶ [晉] 常璩：《華陽國志》卷三《蜀志》（濟南：齊魯書社，2010年），頁41。

²⁷ [南朝] 裴駰：《史記集解序》，《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年），頁1。

稱其（下闕）」皆可與此句行文比勘。由此可知，永田英正、徐玉立釋「其」可從（《集成》70；《全集》2／387），該字當摹寫為「」。「其」下字不存，依文義及韻腳，似可補「功」字，亦屬東韻。此句乃言百姓對於王孝淵因公孫述割據巴蜀造成戰亂後重新走入正軌的功業稱頌。

八 孥（慈）幼延袤，邑鄉

該句謝雁翔、高文（高成剛）、徐玉立皆作闕釋處理（《殘碑》67；《碑刻》13；《集成》70；《全集》2／387），毛遠明釋為「紹內廷」（《校注》1／118），于淼釋為「孥幼」（《補釋》220）。于淼首字釋「孥」無誤，該字當可理解為雙聲符字，讀為「慈」，訓為「長愛幼」（《字典》123）。第三字作「」（《全集》2／393），當釋為「延」，字形可摹作「」亦見漢代刻石如《四川陽嘉四年崖墓題記》「」（《全集》2／427）《孟孝琚碑》「」（《全集》3／846）等，訓為「展開、蔓延」義（《字典》1029）。第二字作「」（《全集》2／393），可勾勒為「」，唯中部「矛」部分橫向筆畫缺失（如圖中虛線所示），當釋為「袤」。「袤」字作《何君閣道碑》「」（《全集》1／100），形與此字同，訓為「南北距離的長度」（《字典》592）。「延袤」在此訓為「綿亙、綿延伸展」義（《大詞典》2／902）。傳世文獻習見，如「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是為無策。」²⁸「孥（慈）幼延袤」此處猶言各地長幼眾多，隱指社會太平。第五字作「」（《全集》2／393），依字形可分析為「從口從卩」之字，同於漢代刻石所見「邑」字，如《冀州從事馮君碑》「」（《全集》2／459）等形。第六字作「」（《全集》2／393），可勾勒為「」，左側殘蝕較重（如圖中左側虛線所示），然中間「皂」形清晰可辨，右側「邑」最右側豎向筆畫因石面磨損幾乎不存，當釋為「鄉」。其形近於《郭稚文畫像石墓題記》「」（《全集》1／243），故可摹補為「」。漢代多見「邑」「鄉」並舉，如張衡《西京賦》：「郊甸之內，

²⁸ [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卷九十四下，《匈奴傳》，頁3824。

鄉邑殷賑，五都貨殖，既遷既引。」²⁹







九 參（三）分繼嗣，伯□傳公

該句謝雁翔、高文（高成剛）皆作闕釋（《殘碑》67；《碑刻》13），永田英正釋為「參之□、兩伯□□、□公」（《集成》70），徐玉立釋為「參□繼兩伯□□□公」（《全集》2/387），毛遠明釋為「□芬幽蘭，伯□伯□。」（《校注》1/118）于淼釋為「參分繼祠，伯□傳公。」（《補釋》220）于淼雖較諸說為善，然未作說明，今就字形補說其言。首字作「」（《全集》2/391），字形為「從品參聲」，其中「品」為「晶」省，亦見《說文解字》「參」字條或體「」。³⁰永田英正、徐玉立、于淼皆釋為「參」，可從（《集成》70；《全集》2/387；《補釋》220）。此形雖不同於習見漢代石刻文字「參」字寫法，如「」（史晨後碑）等形，然北大漢簡《堪輿》簡10中「參」字作「」，³¹與此形同。漢代刻石文字中從「參」之字「滲」右側「參」亦見此形，如《孟孝琚碑》「」（《全集》3/842），知釋「參」無誤，可摹寫為「」。第二字作「」（《全集》2/391），該字從八從分清晰可辨，知于淼說可從（《補釋》220）。第三字作「」（《全集》2/391），字形從系鬣，與《西狹頌》「」（《全集》4/1332）形同，知徐玉立、于淼釋「繼」可從（《全集》2/387；《補釋》220）。第四字作「」（《全集》2/391），可勾勒為「」，右側從「司」，左側殘泐（如圖中虛線所示）。因其上部左側橫畫與右側橫畫貫穿，故致永田英正、徐玉立誤釋為「兩」（《集成》70；《全集》2/387），而毛遠明釋「蘭」亦不確（《校注》1/118）。因左側殘泐，于淼以為從「ㄗ」（《補釋》220），乃因其將左側殘存一些筆畫誤以為是石花，且「繼祠」不詞。「嗣」字多作《三老諱字忌日刻石》「」（《全集》1/96）《諸掾造塚刻石》「」（《全集》1/240）《西狹頌》「」（《全集》4/1367）形，與此形相類，然左上少



²⁹ 費振剛，胡雙寶，宗明華輯校：《全漢賦》（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4月），頁416。

³⁰ 〔漢〕許慎撰，〔宋〕徐鉉校訂：《說文解字》（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卷七上，頁141上欄。

³¹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9月），頁104。

一橫筆。《雁門太守鮮于璜碑》中見有兩的「嗣」字，分作「」、「」（《全集》3/1066；《全集》3/1080），左側類化訛寫為「扁」，正合此形，可知此字當釋為「嗣」，可摹補為「」。「繼嗣」訓為「後嗣、後代」義（《大詞典》9/1045），亦見《五行志》「東井，京師地，且既，其占恐害繼嗣。」³²《和熹鄧皇后傳》「時帝數失皇子，後憂繼嗣不廣，恒垂涕歎息，數選進才人，以博帝意。」³³等。「參」於此當「同『三』，後作『三』」（《字典》785），此習見于傳世文獻，不勝枚舉。³⁴「參分繼嗣」即為「三分繼嗣」，是指王孝淵生子三人。第六字作「」（《全集》2/393），右側多有殘泐，然顯與該碑上文「伯」字作「」（《全集》2/392）有異，可知毛遠明釋「伯」不確。于淼將此字釋為「傳」（《補釋》220），未作說明。從字形辨析，于淼釋「傳」似可從，然「傳公」其義不明。俗字中「傳」「傳」無別（《字典》245），故此字當釋為「傳」。「傳」在此處當訓為「延續、繼承」之義（《字典》116）。末字作「」（《全集》2/393），清晰可辨，知永田英正、徐玉立、于淼釋「公」可從（《集成》70；《全集》2/387；《補釋》220），此處代指王孝淵。「傳公」此處當言繼承了王孝淵的品行，故推測「伯□」疑為王孝淵子嗣之一。

十 營墳造墓，閣疏幽房。

該句謝雁翔、高文、高成剛皆作闕釋（《殘碑》67；《碑刻》13），永田英正釋為「墳、造墓門踪側□」（《集成》70），徐玉立釋為「□墳造墓門□□□」（《全集》2/387），毛遠明釋為「□墳造墓，蘭疏幽房。」（《校注》1/118）于淼釋為「□□列，造墓關，疏幽房。」（《補釋》220）首字作「」（《全集》2/393），該字上部殘泐，然亦可辨出為二「火」之形，中間作「一」及下部上下二「口」皆清晰可見，下「口」上部橫畫左側由於石花的影響，拓本直接貫穿到「一」形左側點畫下部，可知該字當釋為「營」。依漢代刻石文字中「營」字作《簿書殘碑》「」（《全集》2/410）《北海相景君碑碑陰》

³² [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卷二十七，《五行志》第七下之下，頁1504。


³³ [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695年），卷十上，《和熹鄧皇后傳》，頁420。

³⁴ 參見高亨纂著，董治安整理：《古字通假會典》（濟南：齊魯書社），頁243-244。

「營」(《全集》2/509)《雁門太守鮮于璜碑》「營」(《全集》3/1082)等，可據此將該字摹寫為「營」，在此訓為「建造」(《字典》1099)。第二字作「墳」(《全集》2/393)，可勾勒為「墳」，其中虛線處為石面磨損導致筆畫殘缺。左側從「土」，右側雖有殘泐，仍可辨識出上部從「卉」及下部「貝」字外輪廓，其中「卉」第二橫畫及下部兩豎畫與「貝」頂部搭接筆畫的中間殘泐，「貝」內第一橫畫因石面磨損，拓本不甚清晰，知于淼釋「列」不確(《補釋》220)，永田英正、徐玉立及毛遠明釋「墳」無誤(《集成》70；《全集》2/387；《校注》1/118)。其中「墳」「墓」對文，「營」「造」字對文，言營造墳墓，洽合文義。「營」字用於表修建墳墓之義，亦見《漢書》：「所以使四方皆見，京師陰蔽者，若曰，人君好治宮室，大營墳墓，賦斂茲重，而百姓屈竭，禍在外也。」³⁵第五字作「閤」(《全集》2/394)，該字從門清晰可辨，知毛遠明釋「蘭」不確(《校注》1/118)。該字所從「門」內部仍有殘存筆畫，不當理解為殘泐所致，故知永田英正、徐玉立釋「門」亦不確(《集成》70；《全集》2/387)。細察「門」內所從，當為「各」字，「各」字上「夂」中部為石面脫落所致，故知該字當為「閤」字，如《何君閣道銘》「閤」(《全集》1/100)《西狹頌》「閤」(《全集》4/1341)等形。「閤」字可訓為「棧道」義，(《字典》264)此處當引申為墓前神道。第六字作「曠」(《全集》2/394)，從「足」從「束」，知毛遠明、于淼釋「疏」可從(《校注》1/118；《補釋》220)，在此訓為「曠遠、廣大」義(《字典》822)。第七字作「幽」(《全集》2/394)，從「山中幺」，知永田英正釋「側」不確(《集成》70)，而毛遠明、于淼釋「幽」可從(《校注》1/118；《補釋》220)。末字作「房」(《全集》2/394)，從「戶」，「方」聲，知毛遠明、于淼釋「房」可從(《校注》1/118；《補釋》220)。「幽房」在此訓為「墓穴」義(《大詞典》4/435)，「閤疏幽房」在此當用於形容王孝淵神道寬闊，墓室幽暗。本句主語當為上句「伯□」，是指「伯□」為其父所造墳墓的狀況。

³⁵ [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4年)，卷二十七，《五行志》第七下之下，頁1505。

十一 傳公素性，協勤慤慤。

該句謝雁翔、高文（高成剛）皆作闕釋（《殘碑》67；《碑刻》13），永田英正釋為「俾□□、□功□□、□」（《集成》70），徐玉立釋為「傳□□□□□功□□」（《全集》2／387），毛遠明釋為「禮□□。□□勒控，□」（《校注》1／118），于淼釋為「傳公素□，□勤慤慤。」（《補釋》220）上文已言「傳公」為繼承王孝淵之義，此不贅述。第三字作「

綜上釋讀，可知王孝淵卒於永初二年七月，此碑立於永建三年六月。記文言王孝淵先人地望為關東，後因「漢徙豪桀（傑）」，由「□梁」遷於巴蜀。頌文言王孝淵為官待民以德，德行兼修。其子嗣在王孝淵死後為其「營墳造墓」，以頌其功德，並希望王孝淵的這種品質得以繼承。其中最為重要的釋記載了因公孫述在蜀地稱帝被滅後，蜀地王孝淵所在之縣在王孝淵的治理下，「忤治崇平」，經濟秩序得以重返正軌。此碑無碑穿，記王孝淵功德，當為德政碑。³⁶

³⁶ 參見何晴：《成都天府廣場出土二漢碑考釋》，《南方民族考古》第八輯，2012年），頁77。

參考文獻

毛遠明：《漢魏六朝碑刻校注》，北京：線裝書局，2008年。

毛遠明：《漢魏六朝碑刻異體字典》，北京：中華書局，2014年。

永田英正：《漢代石刻集成（圖版・釋文篇）》，東京：同朋舍，1994年。

徐玉立：《漢碑全集》，鄭州：河南美術出版社，2006年。

高 文、高成剛：《四川歷代碑刻》，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1990年。

高 文：《四川新出土的東漢碑刻考》，《西泠藝叢》第11期，2015年。

漢語大詞典編輯委員會、漢語大詞典編纂處編纂：《漢語大詞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21年。